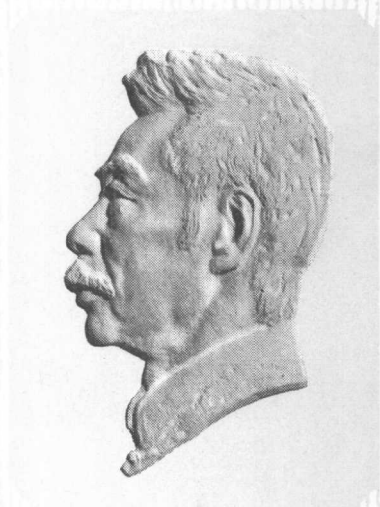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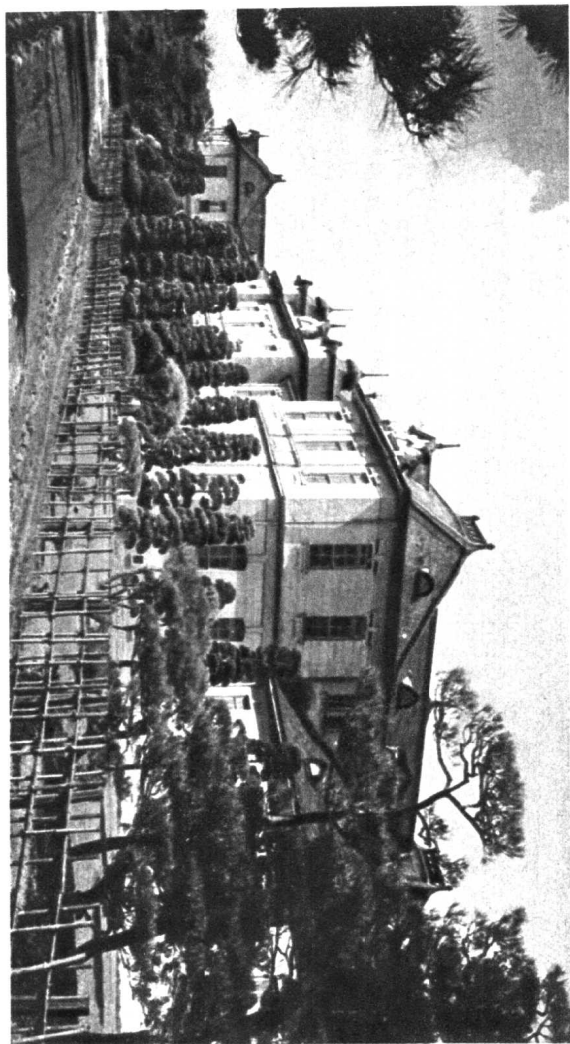


鲁迅全集

故 朝 仿 热
事 花
新 夕
编 拾 徨 风



留学日本時肖像（一九〇四年）



日本仙台医学専門学校



与医校同学合影（右立者为鲁迅先生）

鲁迅全集 第二卷 目次

热风

题记.....九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一四

随感录三十三至四十三.....一七

随感录四十六至四十九.....五一

随感录五十三至五十四.....六一

五十六 『来了』.....六七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六九

五十八 人心很古……………七一

五十九 『圣武』……………七三

六十一 不满……………七七

六十二 恨恨而死……………七九

六十三 『与幼者』……………八一

六十四 有无相通……………八三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八五

六十六 生命的路……………八七

——一九二一年——

知识即罪恶……………九〇

事实胜于雄辩……………九五

——一九二二年——

估『学衡』	九
为俄国歌剧团	一〇二
无题	一〇五
『以震其艰深』	一〇七
所谓『国学』	一〇九
儿歌的『反动』	一二三
『一是之学说』	一二四
不懂的音译	一二七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一三三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一三五
即小见大	一二九
——一九二四年——	
望勿『纠正』	一三三

彷徨

祝福·····	一九
在酒楼上·····	一六
幸福的家庭·····	一七
肥皂·····	一九
长明灯·····	二六
示众·····	二三
高老夫子·····	三二
孤独者·····	四
伤逝·····	二六
弟兄·····	三五
离婚·····	三二

朝花夕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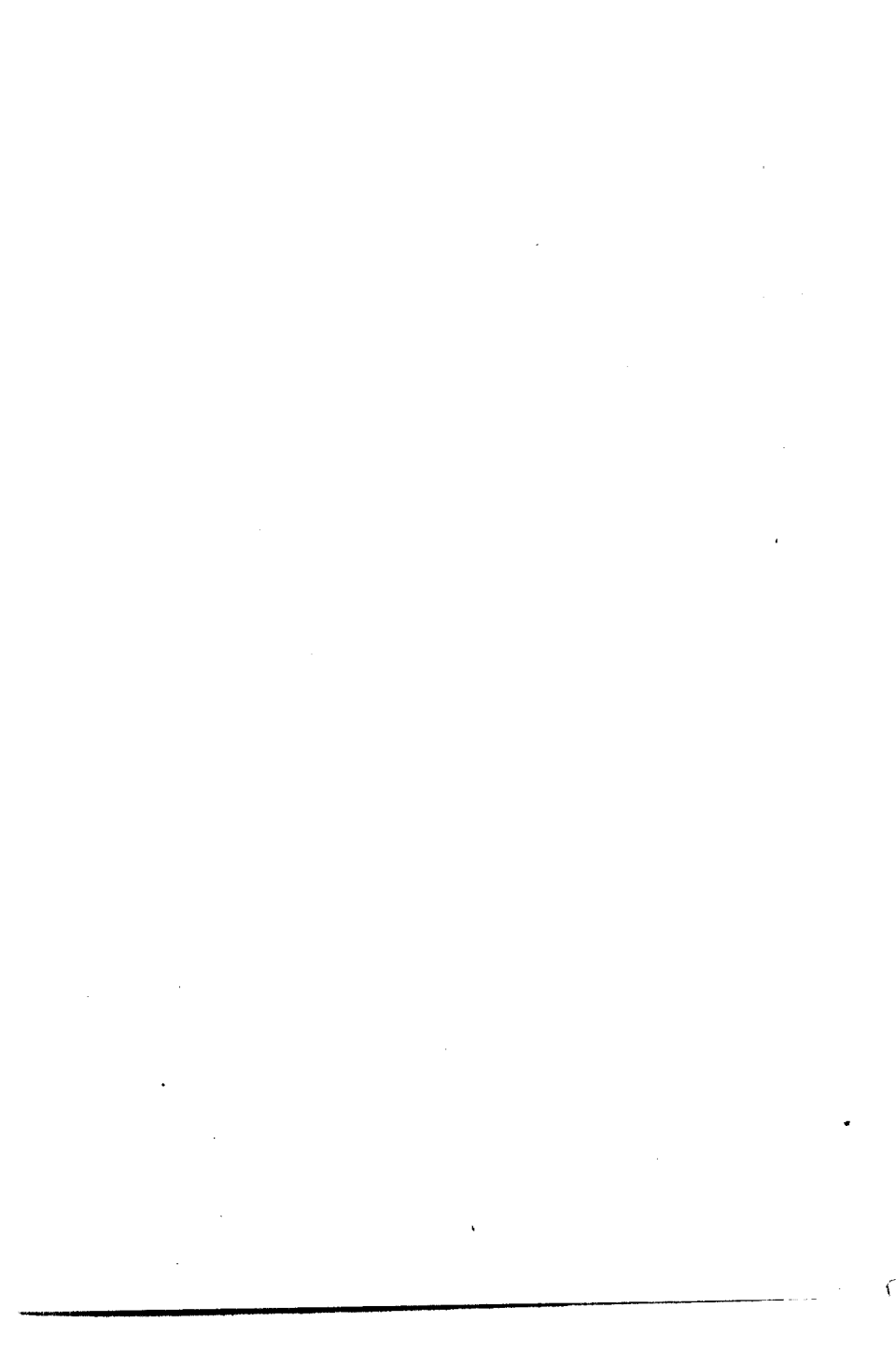
小引·····	三九
狗·猫·鼠·····	三四
阿长与山海经·····	三五
二十四孝图·····	三六〇
五猖会·····	三六八
无常·····	三七四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三六四
父亲的病·····	三九一
琐记·····	三九九
藤野先生·····	四〇九
范爱农·····	四二八

故事新编

后记·····	四三九
序言·····	四四九
补天·····	四五三
奔月·····	四六七
理水·····	四八四
采薇·····	五〇六
铸剑·····	五三三
出关·····	五六一
非攻·····	五七六
起死·····	五九三

热

风



题记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下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曾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